

三色圆珠笔

□ 顾仁洋

总有一些情景或者物件,哪怕在不经意的一瞥之间,也能触碰我们记忆深处的琴弦,掀起圈圈怀念的涟漪。

那天中午,学生放学期间,我与同事一起察看校园周边卫生环境,看见三五小学生挥舞着白色的校服,在开满细碎小花的草坪上,尽情追逐拍打着纷飞的小蝴蝶,这一情景立即勾起了我关于一支三色圆珠笔的童年记忆。

那是一支本属于父亲,用来记录生产队社员工分的三色圆珠笔。父亲是生产队的副队长,兼职记录社员每天劳动的工分。父亲没有上过学读过书,只在大队夜间扫盲识字班学过一些简单的字。大队里安排父亲兼做工分记录员后,父亲咬咬牙买了一支三色圆珠笔。因为父亲识字不多,分色的圆珠笔就是父亲记好社员工分的“利器”,即使不会写的字,父亲用不同的颜色,哪怕打上一个小号的记号,工分记录就不会差一分一毫。到年底分红时,父亲用三色圆珠笔记录的工分账,没有一个社员提出过不同意见。

父亲三色圆珠笔,有红、黑、蓝三种颜色,塑料笔杆,笔上端有三孔卡位,按下一个,笔底就露出一颜色颜色的笔尖。按下另外一个按钮,刚刚按下的按钮就弹了起来,笔尖的颜色又换了另外一种。那时刚读三年级的我,对父亲这支带缺口、有弹力、会变色的三色圆珠笔特别感兴趣,有事没事总会磨磨蹭蹭地挨到父亲的桌旁,想摸摸这支笔。但父亲总会威严地说,小孩子不要碰,这支笔是用来记工分的!我便不敢再去伸出欲握笔的手。有一次看父亲更换笔芯,他小心翼翼地将那个圆形零件要对准笔内上部的卡位。把三色笔头、弹簧和圆形零件按顺序塞进去,对准卡位拧紧,在纸上轻轻划拉几下,又握着笔杆旋转一下,新换的笔芯就又吐出新鲜的字和符号出来了。

父亲很“宝贝”他那支笔,每次使用完了都会锁在他的专用抽屉里。但我占有这支笔的欲望似乎“根深蒂固”。终于有一天,记账中的父亲被社员叫了出去处理急事,逮着这个难逢的机会,我拿起笔,学着父亲的样子旋转起笔来,里面的红蓝黑三根笔芯随着旋转交替出来又进去。在自动铅笔都是稀有货的年代,这支笔让我觉得有趣且特别有分量。于是就想着拿到学校去在同学面前使用。

我终于下定了决心,带着父亲三色圆珠笔上了学,在同学面前显摆了一下。可是露过脸回家后,我翻遍了衣服内外的角角落落,再也找不到那支珍贵的圆珠笔了。我回想起来,在回家的路上,我脱下过衣服,和同学们一起,追逐拍打过路边野草丛中的蝴蝶。那一刻,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慌张,立即沿着原路返回,

一路走一路仔细寻找。我左来回找了两次,却始终没有找到。回到家的时候,天已经昏暗了。第二天,我提早出门,一路上再次仔细地找,依旧没有这支笔的踪影。那一刻,我多么希望这支笔是掉在了路边的田里或者沟里,而不是直接掉在显眼的地方啊。我想,它肯定是被别人捡走了。

回到家,见到父亲慌乱的神情,听他念叨自己匆忙出去办事不小心丢了笔,我却一声不吭。幼时的我没有承认的勇气,也没有面对的决心,只有内心惶惶的不安和自我的谴责。好在那些日子随着繁忙的“三夏”到来,终于过去了。劳碌的夏收夏播渐渐地让父母忘记了这件事,而那支三色圆珠笔深埋在我的内心深处。

多年以后,和年迈的父亲无意说起这件事,父亲早已风轻云淡,他说,哪一个小孩子孩时会不犯点错误呢?只是,当时如果承认错误也免得他一顿好找和自责了。我听了以后,更加后悔当年为了小小的虚荣,而弄丢了父亲心爱的三色圆珠笔了,只是多年以后,无论怎样都追悔莫及了。

父亲节快到了,总有红黑蓝三色圆珠笔在脑海里旋转着,笔芯上下跳来跳去。从恍惚中醒来,我告诉自己的孩子,犯了错别害怕,只要你敢于承认错误,谁还没犯过错误呢?

三夏大忙趣事

□ 任崇海

四月的清晨,天空传来断断续续的“咕咕咕咕,麦黄草枯”的叫声,预示着“三夏”大忙的来到。我的脑海中也浮现出孩童时代“三夏”大忙的情景,尤其是那些带着泥土气的“吊田鸡(青蛙)”之类的趣事。

说起“吊田鸡”,先要介绍那时使用的人力取水工具——踏车。踏车由车轘子、车轴、扶手杠、车拔和槽桶等部件组成。取水时,选好水口,支好车轘子、槽桶和纳单(控制槽桶吃水量用),将中间装着车拔的车轴两头安放在车轘子上,车轴一端插有线车子(计车水量用),车拔两边分别装两组车拐,每组四个拐,扶手杠绑在车轘子的上端,位置选在人的双手撑在杠上,脚下正好蹬到车拐,由数十个车轘子和拂板装成的槽桶轘子链接到车拔上。车水时,四个强劳力手撑扶手杠,脚下用力蹬车拐,随着车轴的转动,带动槽桶轘子上下翻滚,河水便哗哗地流进绿油油的秧田里,脚下车拐蹬得越快,水口的浪花就越大。四个人的步子快慢要一致,节奏要统一。要是有人步子跟不上,害怕被车拐子打到脚,就会把身子伏在扶手杠上,双脚缩起来悬在半空中,如同“田鸡”一般好笑,因此被俗称为“吊田鸡”。

我儿时,就听说隔壁邻居家的李二亮总是“吊田鸡”。当时他还是个二十岁的青年人,个子也不高,体力稍单薄点,由于家境比较贫寒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所以他喜欢揽人家农活做,送样不仅能拿到些工钱,一天还能油汤油水的吃上三四顿,再喝上两顿小酒。但他有点“郎当”像,说话油腔滑调,说起来样样农活能干,实际上都不是实打实的能手,人称他是关老爷卖豆腐——人硬货不硬。有他在场干活,大家都拿他取笑逗乐,好在他也从不会生气,还是嬉皮笑脸的。所以,虽然他力气单薄点,大家还是愿意带他一起干活,可以调节紧张的劳累气氛,让大家“哈哈哈哈哈”地笑声不断。

踏车时,几个人相互间使个眼色,昂首挺胸,眼观前方,只听得:“号子一打浑身劲,脚下生风车水转,滚滚河水润秧苗,秋天定有好收成……”几个人加快节奏,顿时车轴飞转,水口浪花飞溅,水哗哗地涌进秧田。李二亮的步子哪里跟得上啊!他只好把身子伏在扶手杠上,双脚缩起来“悬”在半空中。一阵哈哈的笑声后,几个人的节奏又慢下来,李二亮才又重新跟着蹬起来。就这样,半天下来,总要“耍”他“吊”上三四个“田鸡”。收工时,有人故意拿他开玩笑:“你今天的收获不小啊!”李二亮总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应说:“我不‘吊’三四个‘田鸡’,你们怎么乐呵得起来啊!”

如今,“吊田鸡”这类趣事已少有人提,但是我们这些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,对这些蕴含着浓郁的里下河水乡特色的乡音、乡情、乡亲,感到特别亲切,我将永远记住这片故土,记着这些故事。

幸“盔”有你

□ 李仙云



近日与朋友聊到头盔,觉得它的作用还真的不容小觑,戴不戴头盔可是关系到我们健康安全的“头等大事”。

郝姨是我的忘年交,有天在医院遇到行色匆匆、面容憔悴的她,一问方知,她弟弟出了车祸,在一个三岔路口,被一辆小轿车蹭了一下,两方都来了一个急刹车。不巧的是,她弟弟当时没有佩戴头盔,电动车在惯性的冲击下

重重倒下的一瞬间,她弟弟头部磕在了路边的铁栏杆上,人当场就晕了过去。送到医院接受CT检查,查出脑部出血,如今在医院已治疗了半年之久,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。无奈,郝姨只得与弟弟轮流着看护。这半年来,治疗费已掏空了家底,弟弟的身边还是一刻不能离人,一家人真是苦不堪言。郝姨说,如果当时戴着头盔,情况会大不相同。

小邹是我丈夫的同事,有次来家里做客,他聊起自己遭遇的一起车祸,听得人惊心动魄。那天下班他骑着摩托车,在国道上行驶至一个拐弯处时,对面一辆大货车驶来,他眼看不妙,紧急刹车,结果还是撞上了大货车。他整个人被抛出去足足有两米远,摔下的一刻头部着地。他被紧急送往医院,全身检查的结果,除了一点皮外伤,竟安然无恙。医生详细地查看了检验报告后,感慨道:“小伙子,算你命大,我收治过多起类似车祸的病例,有些人头部受伤,最后成了植物人。”事后小邹去交警大队认领摩托车时看到了他的头盔,已经被撞

得碎裂了,他立刻拍了照片发到朋友圈,只写了简单的八个字:幸“盔”有你,保我平安!

郑师傅在我们小区门口开了一家电动车修理铺,多年前他曾因车祸腰椎损伤,也因此落下后遗症,走路一瘸一拐的。但他修理技术好,人又诚信,大家修理电动车都愿意找他。有天与丈夫途径他的修理铺,看到货架上摆放的头盔,同样一款比别人便宜了不少。我随口说了句“大概全市就数你这里价格最实惠了。”他笑笑道:“我以修车谋生,这些年承蒙大家照顾,生意还不错,捎带着给大家进点头盔。”我和丈夫果断地买了两只,找零时,我调侃道:“你不赚钱还倒贴钱给我啊!”厚道的郑师傅憨憨一笑道:“你看看,咱这不是我诚信,你也良善嘛!”

此时,街边满树的石榴花开得挨挨挤挤,红艳艳似天边璀璨的晚霞。夕阳撒在郑师傅身上,他的身体像镀了一圈光晕,一种温馨的情感与暖暖情愫在心间涌动——幸“盔”有你,让我遇到人性的至善之美。

蛙鼓

□ 魏益君

六月,蛙鼓的节点
敲打着故乡的池塘
敲打出夏天特有的韵律
动听又明媚

荷叶田田
是弹奏的舞台
细雨沙沙
是伴奏的和声

蛙鼓是乡音
呢喃着农人的温馨
蛙鼓是乡愁
敲打着游子的梦境
蛙鼓是乡恋
唤醒着诗人的灵感

蛙鼓声声
那是季节最动听的交响
敲深了夏天
敲醉了日子
诗透了季节

西乡咸淡总相宜(中)

□ 林黛

炎炎夏日,热风吹来,田里的小秧茁壮生长。此时,韭菜池子上绿意盈盈,嫩嫩的韭菜在光合作用下蓄积着能量,集天地之精华。用河蚌壳当作刀割一把韭菜回家,在土灶滚热的锅里加点大椒角子一炒,那个香啊,直往心里头钻。炒韭菜是西乡再平常不过的一道菜了,从四月吃到十月,都吃不厌的。韭菜不但可以清炒,还可烧汤,做蛋花汤放点韭菜一“嘣(mō)”,味道好,颜值也有了。西乡人就地取材,愣是把汤汤水水的菜做得有模有样,有面子有里子,吃得开心,看得也舒服。

秋天到来的时候,西乡的大地上一片泛黄,稻子即将成熟,田埂上的青黄豆(毛豆)也饱满起来。傍晚时在秧田里干活顺便拔几棵青黄豆回家,和雪里蕻咸菜煮,放几粒蒜瓣和干辣椒,是喝粥最好的咸了,谁吃谁喜欢。当然,丝瓜炒毛豆、青椒炒肉丝放点毛豆也是非常可口的下饭菜。

虽然西乡秋天的蔬菜没有夏天那么丰富,但总能接得上茬。扁豆角子尚未上市,仍在家前屋后旺盛地生长,扁豆角子加酱烧芋头、烧老鹅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乡村多为红壤边的扁豆角子,个大,厚实,味真,有嚼头。

过去,还有人家把夏天时老了的红苋菜去其叶、用其茎、刨其皮,在水里泡一下去掉青



涝味,然后装入坛内用盐腌制成“苋菜饼(gù)”。苋菜饼虽有植物的酸腐味,但很好闻,吃起来也香。所以,秋天里又多了一个苋菜饼炖豆腐这道佐食之菜,把苋菜饼和切成小碎块的豆腐拌在一起,加入小葱、香油,放在饭锅里上炖最佳,香味扑鼻,令人垂涎欲滴。

收完稻子,有人家开始腌萝卜干子了。一般都是东区盛产萝卜的南洋窝(岸)运过来的,大家一致公认洋窝的萝卜好,不糠心,总要称上二三十斤甚至更多,也有少数自家种的萝卜。腌萝卜干子要选小一点的萝卜,切萝卜时刀刀见皮,拌上少量盐放在芦柴箔子上露天曝晒。等晒了水,就要打卤。打卤是关键,在开水里加盐(粗盐最好),凉透后,放五香八角,兑入少许白酒。把卤淋在萝卜干上,拌匀,码入坛内封口,搁在阴凉处一周时间,开坛滗去渗出的卤汁,即可食用,而滗下的卤汁还可当酱油用。

